

走 近 画 家

于文江



走近
画家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畫近
于文江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于文江

1963年生于山东省牟平市,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1988年深造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1989年至2000年任职于山东省美术馆。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理事、文化部中国画研究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于文江的作品参加了第六、七、八、九届全国美展并获奖。作品《秋暮》参加中国当代工笔山水画大展获一等奖;作品《蒙山秋》获纪念《讲话》发表50周年全国美展银牌奖;作品《大红枣》获中国工笔画大展金奖;作品《家园》获首届中国画大展铜奖;作品《净湖》入选“百年中国画大展”;被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评定为中国画坛百杰称号;出版有《当代中国画精品集——于文江》《于文江作品集》,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日本、美国、台湾、港澳收藏家收藏;作品多次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并出版多种个人画集。

丛书总编:岳增光 责任编辑:姚重庆 封面设计:刘庆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文江/于文江绘,——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走近画家,7-5305-1962-X)

ISBN 7-5305-1962-X

I.于... II.于... III.中国画 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7510)号

走近画家

于文江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建平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3年3月第1版

开本:889×1194毫米 1/16 印张:3

ISBN 7-5305-1962-X/X·1962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50

定价:22.80元

■ 徐恩存

宁静而隽永的诗情

——于文江作品解读



□大红枣 160cm × 180cm 1992年

当今中国画坛，画家于文江以一系列描绘女性题材的作品引人瞩目，他从自己的独特角度，以自己的理解，运用娴熟的技巧，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青春少女的气质与心态，展示了东方女性清纯、质朴、恬静、端庄的美感魅力；同时，也表明了于文江的创作立足于自己的个性本色和心理体验，有意选择切合自身特长的题材、形式与内容，他辛勤地垦植自己的这块园地，并对这方园地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义抱有强烈的自

信。

于文江执着的开垦一方自己心得独到的绘画园地，并独具特色，当然是伴随着生命历程日渐扩充而展开的。特别是近年来，他的以描绘心理情态见长的女性绘画，愈加体现出一种人情味与温馨感，并透出以领悟人生，讴歌青春，天真和自然美的追求及寻味人生的乐趣与慰藉，探求生命的奥秘和意义，营造了一方纯情与温柔的精神家园。越至近期，他的作品语言愈加精炼，增强了诗



■ 6岁时的于文江，明显带有文革时尚的印痕。



■ 中学时代的于文江。

意的凝聚，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了他原有的艺术追求与精神信念。

—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的名言提示了创作心理的一条普遍规律。对于文江来说，尤为贴切，他的作品总体的展示出“总根于爱”的取向，还独具“总根于爱”的特色；于文江把“爱”作为女性绘画的母题或潜在含义，无疑，又是一种价值尺度和精神归宿。

在早期作品《小伙伴》、《秋暮》中，便流露出他那种特有的忧郁的“爱”与美感形式，已经体现出他对“爱”的初步理解与形式找寻；《大红枣》一幅，渐渐走向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追求生命美感的神奇美妙的意象；到后来的《归梦系列》中那种不无伤感的愁绪与缠绵的情调的细腻表达，都表明了画家在审美追求上的努力与日趋成熟。那种清纯的女性形象一经画家以“爱”的良知点化，就升华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焕发出令人深思的美感魅力。

应该说，一开始于文江便显露出他的艺术追求与审美取向，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一长达十年的时间跨度中，他的作品意蕴和美感取向不断丰富和深化着爱 and 美的内涵，使他自觉地在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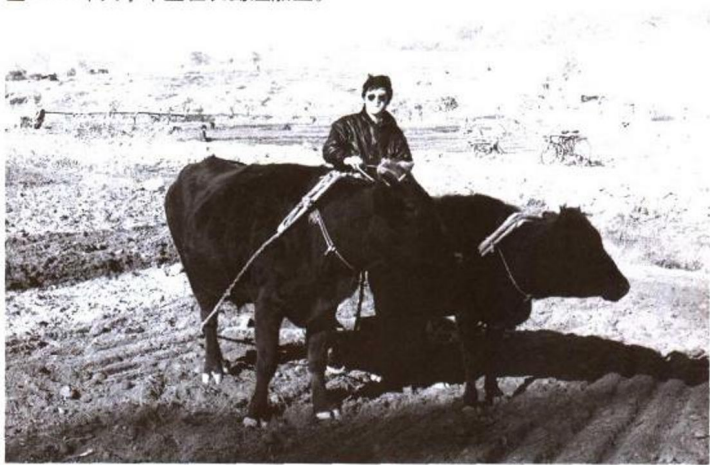
的作品中张扬着真、善、美的内涵。

总体来看，于文江的女性题材绘画，爱与美的主旨一脉相承，贯穿始终，构成其“永恒不变”的内核；于文江立足于人生对爱与美的渴求，从切身体验起步，随时随处在发觉、寻味、体验和升华爱美的精神意蕴，也在创作实践中，把它们内化为自身的精神境界和审美品格，提升为人格良知的标尺和风范，堪称当代中国画坛上对爱美的主题进行最执着和最深入的审美巡礼和精神建构的成功画家之一。

不少人都表示他们喜欢于文江作品的格调与情调，表示他们往往被于文江作品的美感所陶醉，这些议论，说明了画家审美的纯洁性和倾向性，对美好情境的专注，表明了他对丑恶现象的鄙视，因为着眼于爱美的净化而警惕负面因素的侵蚀，从而造就了其作品单纯柔和的品格，也相应地制约着他感应人生世态深度和广度，也就相关着他作品的对爱美表现的深度和广度。就于文江而言，他所关注的审美对象，如少女的遐想《正午蝉鸣》，青春的憧憬《箫声寂》，女性的天真《净湖》，伤感缠绵的意绪《归梦系列》等，固然有因人而异的种种形态，但也表现出众所珍爱的共



■ 1984年大学毕业在长岛渔船上。



■ 1986年在沂蒙山写生。



■ 1989年和父亲一起陪母亲在北京看病时合影。



■ 2002 年同谢志高、赵卫、张江舟携夫人访问梵帝冈。



■ 在广西苗寨写生。



■ 农家田园。



■ 在太行山上。

同美质。于文江着重发掘其中与人类生命本性息息相通的爱心温情，并将其归于审美范畴。

审美对象的客观意义与画家的审美表现之间无疑存在着多种结合形态，艺术上，特别是绘画上对于爱 and 美的描绘与表现更是如此。于文江所倾心的，由女性表象之美和女性温情的母爱本性所焕发的艺术魅力，即是现世的、具象的。既亲昵又圣洁、既温柔又端庄，既平凡又高贵，既单纯又丰满，真切把握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生命之间既有或应有的情感关联和精神协调，深入触及到生命的精神境界和终极目标。这就不仅给予焦渴的心田以慰藉和愉悦，促进爱 and 美的光华普照，启发人的思索生命的意义及对真善美的追求。

譬如，《箫声寂》，细腻地刻画了少女的宁静典雅气质与女性的青春情怀，歌颂了女性之美的感召力；画中描绘了一位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神情端庄冷静，坐于花木扶疏的花草丛中，手握竹箫，性情怡然地凝视前方，在浑然的花草丛生的背景前，画家描绘了少女凝脂般的肌肤，黑色的露肩上衣，及白底碎花长裙；尤其是面部刻画，十分入微澄明的双眼，揭示清纯的心灵世界，俏丽



■在莫斯科红场。

的脸庞，显示出造化之神妙，微闭的嘴唇又透出天真与稚气，显然，柔情的爱意与动人的美感弥漫于其中；于文江的这类作品中的形式意蕴表达其近年作品的意向指归和精神标记。

这里，我们看出于文江在择取女性题材及表现爱和美作为人生指针和审美焦点的过程中，是有过逐渐深化与提高的轨迹的。

仅从《箫声寂》中，便可看出画家总是留意捕捉现实题材，并把它升华为一种超越现实的美感典范和净化心灵的精神纽带，并着力抒发这种纯真情愫的审美意义。况且形象往往大于思想，画家的旨趣只是对感情画面的某种概括和点染，尽可能去渲染情境的蕴涵。如《大红枣》着重揭示了青春少女的美好憧憬，画家极生动地刻画了三个性情娴静的少女，在收获大红枣，虽然她们表情宁静淡然，但是收获的季节正喻示了生

命的成熟与对未来的朦胧希冀，三个少女被画家表现为书生气十足的女性，在红枣累累的树旁，一任天性展现，不扭捏，不做作，与自然和谐一致，浑然一体，重在表达一种心灵的意义。

由此可见，于文江对女性题材中爱 and 美的领悟与发掘是渐进层递的，日趋思与境、爱与美的会通融合。当他调准爱的审美焦距，在人际、天人之间洞察了真、善、美的情景与画面，并在人性、人情层面体认爱 and 美的和谐与端庄，由此把自然万物视为可协调的有机结合地整体，把人间现世既有而又珍贵的温情爱意升华为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合目的性的理想追求，从而脱尽庸俗的形式与内容，回归爱的审美把握和净化心灵的本位；这种价值指向，虽说难以被所有人认同，却不失为一种精神渴望，在今天无疑具有一种亲和力与感召力，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人们是需要这种爱



□ 女人体 68cm × 68cm 1989年

和美感来改变并提高生命与精神的质量的。

二

往事旧梦，因其流逝而令人倍感珍惜，或凭借回眸而反思历史，或发掘人格印痕而领悟人生。

于文江在《旧梦系列》中所要表达的，显然更重要后者，着眼在寻味生命走过的历程及缠绵悱恻的美感，从中捕捉丰富的蕴涵。他不仅凭着诗意的直觉追怀“旧梦”中的女性，借以展示生命历史的陈旧的一页及其沧桑感，让那个时代女性的复杂心理与情怀、内心的低吟，如诉如泣地流向笔端；因此，他描绘了独坐幽林的女性，如《白夜》，小园

中独自徘徊的女性，如《晚秋》，手执团扇细说愁绪的女性，如《暮香逐晚风》；面对悲秋无尽伤感的女性，《芦苇花》等，这一些作品，都有着画家对逝去事物的深情回味，表明于文江“旧梦”绘画的往事追忆，主要不是怀旧心理的驱动，而是审美心理的一种定向。他把“旧梦”中的女性，视为一种文化象征，体现出特定的爱与美，及彼时都市女性特有的书卷气、文人气，并进而引申爱的结晶，美的范本、生命的摇篮、幸福的港湾等，对此他再三加以追寻、体认和抒发。

因此，他追怀旧梦的绘画作品，既有失乐园宁静温情的纯情与安详，领悟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20周年画家作品展



■中国画研究院成立20周年全家福。

女性生命的真谛和价值，探索她们性情的美感与心灵世界的图景，这是于文江区别于其他同类画家作品的显著特征。

总的来看，《旧梦系列》以精致的绘画语言描绘了深闺中女子的温柔境地，虽不无调脂弄粉的痕迹，却体认了特定环境造就的书卷气和娇柔的性情。她们顺应境遇的造化，对生命的流变、女子的规约不免怀有无穷惆怅，带上了生命意识初觉者多愁善感的印记。《旧梦系列》，是于文江着重发掘和领悟女性生命所积淀的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努力，他的追怀偏于对柔弱女子心理意绪的刻抒，特别是追寻经过岁月的淘洗而遗留在记忆深处的，沉淀于女性气质里的，越发显示出生命和人生魅力的部分。于文江在《旧梦系列》中描绘的庭院深深中的闺阁女性，虽雍容典雅，贤淑端庄，但他的目的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表现耐人寻味的生命现象，引人深思的女性情怀，昭示来者的人生箴言。

于文江把女性形象刻画与环境营造列为自己的两种语言方式，并将其合成为一体，把人与自然，岁月与生命尽情



■在西柏坡革命故居。



■手不离烟。



■和意大利士兵合影。



■同刘勃舒先生在一起。



■在俄罗斯餐馆。



■在意大利同大卫在一起。

展现，作为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而在人与情境中同步拓展审美天地，营造温馨的精神家园。

稍加注意，便会发现画家是以一种诗意的情怀去描绘他的女性形象的，他有意把她们置于花丛、竹林、残荷面前，并使她们融为一体，互补互渗；于文江认为，美好的女性生命应与自然取得谐调同一，从中吸取精神滋养和生命活力；因此他总是以宁静的心态对待自己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敏锐地捕捉各种景物的风姿神韵，还留心体察它们与女性心理的默契关系，以便在作品中展示领悟自然生命与自我性灵的默契与交融，潜心营造神与物游，物我同化的境界，《旧梦系列》中，湘妃竹下的抱猫女子，芭蕉叶下闲适的女子，芦苇花前怅然失落的女子等等，都因而具有温柔而沉静精神品格，这种充分发挥大自然化育生命、滋润心灵、升华精神境界的审美努力，显然，与一种古典理想遥相呼应。

往事旧梦的追忆与寻味，抒发的是清纯、高尚、圣洁的情思，创造的是心怀的真善美同一的境界，没有玩世的浮华，即使“微带着忧郁”“满蕴着温柔”，都是为着怡情淑世，堪称得性情之正、



■同刘国辉先生、郭怡琮先生在莫斯科。

合美善之旨。于文江始终立足于物我协调，人格完善，精神高尚的美学理想，着力发掘、弘扬人的美好、高贵的品性。

这样的精神信念和理想追求造就了于文江作品的清丽之气、和谐之音。他的作品致力营造温润清新的精神世界，让生命的活水、天性的心泉、自然的灵性和人性的魅力激发出审美体验和真善美的向往。这一点，正是于文江的用心所在和价值所在。

三

于文江一直在工笔画与水墨写意之间探索两种不同语言的结合浑融。应该说，他的探索是成功的，他的作品终于体现了一种比工笔自由灵活，比水墨写意略为严谨的风格，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感应心灵变化的多姿多彩的风韵，抒写心中真情实感与充分葆有美感魅力的鲜活情趣的特点。于文江不因借鉴了水墨写意入画而粗制滥造，也不因工笔画技巧的娴熟而墨守陈规，他紧紧把握住工笔画的严谨与水墨写意的灵动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而走上了一条类似小写意的兼工带写特点的艺术道路，具有自由创造的艺术特性，在创作实践中把握住形神兼备、情境并茂的自由创造的艺术个性，形成和完善着个



■在欧洲。



■在法国奥赛美术馆。



■在威尼斯广场。



■在画展开幕式上。



■挥毫作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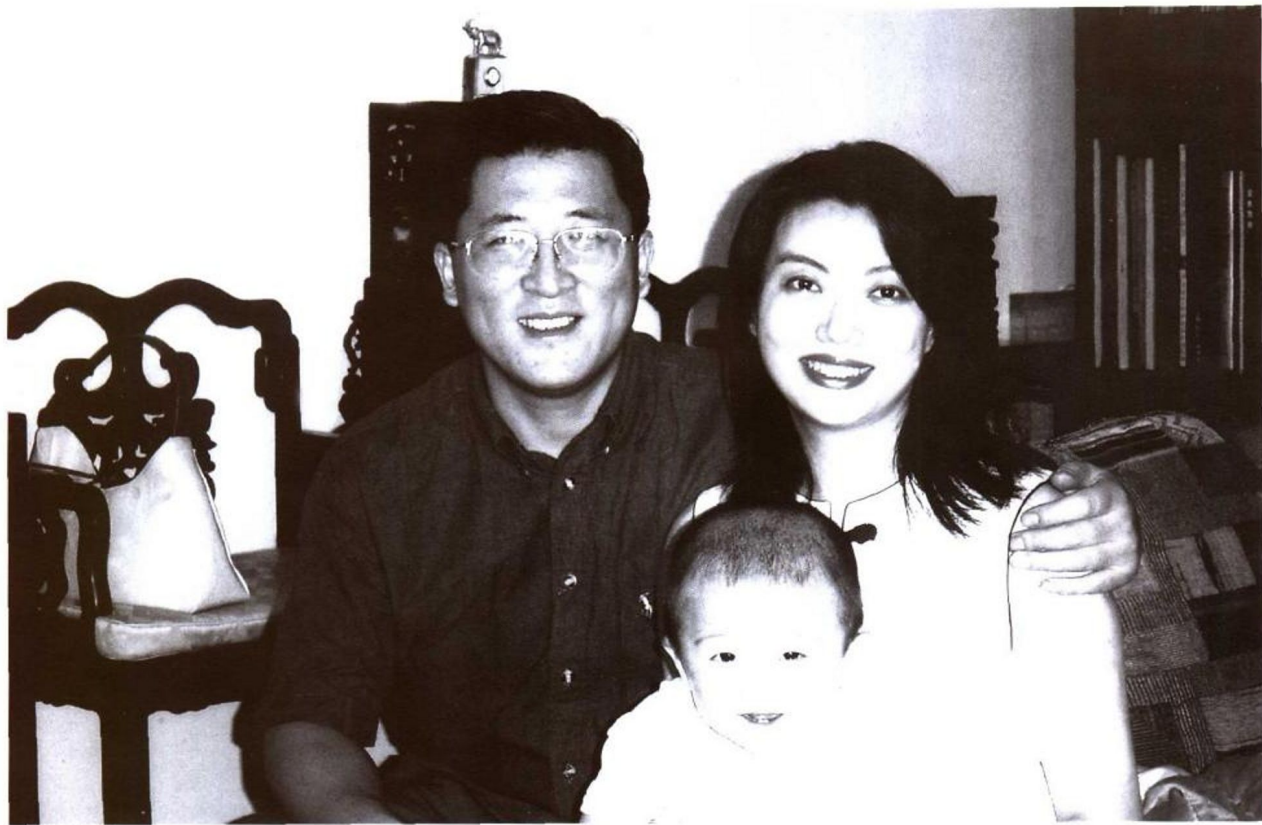
人独创的绘画风格。

就此而言，于文江的艺术形成语言探索，涉及风格构成中情与境的辩证关系，启发我们从情感生发而形成生成的同构对应视角考察他的作品。

从作品来看，两种绘画语言的合理浑融无疑使于文江更加得心应手，并在

创作机制上做到情至文生、意至笔随、率真见性、自然天成，他的作品就是听凭这种艺术规律的驱使完成的。他从不勉强自己，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以其烂熟于心、成竹在胸、至情流露、生气贯注获得了圆满与成功。

至情流露，率真见性，有其相应的表现形式。于文江深谙“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道理，往往顺应情思涌溢而设体蓄势，铺排布局，首先在体势气脉上追求意到笔随、生气贯通，其次，他的感怀及回忆沉思引发的艺术创作，都是有形有色有声息有血肉的，这是其作品形象浑然、情境合谐的内在依据。于文江的作品既有严密的意匠经营，又有自然流露，绘画语言既缜密又灵动成为于文江作品突出特色。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因而获得柔婉的情思，温文尔雅、端庄含蓄的才女性情，有行云流水式的从容自在，也有柳暗花明的曲折有致，体势上显得畅达而婉约，缠绵而俊爽，堪称和畅流溢。如《净湖》，是于文江的一



■三口之家。

幅力作，自然野性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吻合了势象与虚幻般地飘忽合拢、轻灵柔和，整幅画面充溢着天然生气；茂密丛生的湖边丛林显示了蓬勃的自然生命活力，静静湖水又喻示着永恒的因素，而怡然自得，一任天性袒露的裸体少女伏卧在小舟上……一切是静静的，无人骚扰，这无疑是一幅和谐的、自然的生命图景，同时又是一幅超越形而下的精神与心灵的折光；这种情感会与体势生成谐调共振，自由奏鸣的结构方法成为于文江画风成熟的标志。

于文江的绘画语言，是介于雅俗共赏层面的，他不喜欢文人画风那种无病呻吟的笔墨“把玩”，而是雅中有俗，“语言”力求通俗化，并尽力在雅俗兼顾中做到形色清丽，具体生动，风姿绰约；风格、样式、语言、技巧无疑是成功作品的组成因素，只有从诗意的角度去把



■同恩师孙墨龙先生合影（1986年）。

握它们，从精神的高度去选择它们，并在神韵色调等细微处下功夫，才能知微见著而不流于空疏；于文江却能在这样的前提下，做到“豪华落尽见真语”，在单纯、朴素中“天然去雕饰”地表达一种境界，实属不易。臻于化境，除了要有真诚的态度，还要有得心应手，无所不达的笔力。显然，没有对自身生命历程的细心回味和出色写照，是无法做到的。

细读于文江的作品，便不难看出，



迷途的羔羊 68cm × 68cm 1986年

情感意念转化为意象符号，形神风韵渲染着温情爱意，意趣既见之于意象符号的结构关系，又见之于笔墨色彩的氤氲之间；这样的图式，语言，就不是一泄无余，粗率质直，而是笔笔含情，情景交融，意味深长，堪称典雅。是以大众化的“话语”方式展现的，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喜闻乐见。所谓的清丽、细腻、婉约等都可以在这个意义上给以定位。

于文江绘画作品的率性抒怀是有法度的。它们有着自身的形式感与自由度，因画家心中怀有的文思本就偏于中和纯正，带有传统文化浸染，古典气息陶冶的印记，笔下的女性形象不能不透出中国慈母、东方才女的天性与本色，

再经过艺术审美的陶炼熔铸，笔下便不能不出现典雅高洁，真率而有节制、自然而有匠心、柔婉而有气骨的，弥漫着古典宁静气息的现代美女。

从《大红枣》、《净湖》到《旧梦系列》等，在抒情方式、结构关系和绘画语言等方面，都化入了不少古典美学的宁静和谐气息，使表现现代生活的作品都自然得体，和谐统一，画面中节奏、韵律流畅而有余味。

由此，可以看出，青年画家于文江在艺术创作中的自由挥洒、得心应手，在于他拥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与娴熟的造型技巧，以精神追求的高水准抵达自由创造的境地。

■ 陈孝信

韶秀兼清丽 俊逸而自然

——简评于文江的人物画



□绿色田园(局部) 1999年

于文江是近年来崛起在大陆人物画坛上的一位青年画家，其成果颇令人瞩目，已曾多次在大展中获奖。

于文江乃山东牟平人，幼年生长在黄海边。自幼学画，蒙师是王桥德。后考入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受业期间，不但勤奋好学，而且悟性自高，深得导师和前辈嘉许。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山东省美术馆，成了一名专职画家。

于文江的人物画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84—1989为第一阶段，期间创

作了《小伙伴》(1984)、《海边小息》(1988)、《踏月归》(1988)、《秋暮》(1988)等(皆为获奖作品)。受当时画坛“求新、求变、求现代感”思潮之影响，上述作品在追求变形趣味和块面构成等方面着力较多，作品面貌新颖，有一种特殊的稚拙感，但与传统笔墨和审美规范距离较远，作品表现相对表面化。所幸，画家本人对此比较自觉。1985—1987这几年中，画家用了大量时间临摹名迹、研习传统，锤炼笔墨，终



日孜孜不知倦怠。1988—1989年，于文江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蒋采蘋先生画室深造，进一步锤炼自己的造形和语言把握能力，功力大进。也正是在进修期间，他完成了在生宣纸上作“小写意”人物的试验，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1990年以后，画家进入一个新的创作阶段。这几年来，他创作了《三十年代》仕女系列（1990）、《聊斋》人物系列（1991）、《大红枣》（1991）、《蒙山秋》（1992）、《家园》（1993）等成名作品。正是在这个时期，于文江确立了自己的个性化语言和风格范式，从而在大陆人物画坛上脱颖而出，成为耀眼的新星。

艺术个性和风格范式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某种意义上说，风格即是个性。针对于文江而言，这两个过程（确立个性和形成风格）是同时展开的，区



别在于前者是自觉的，后者是自然而然的。简而言之，于文江这个时期的风格（含个性在内）可以描述为：韶秀兼清丽，俊逸而自然。前者指其外表，后者指其内质。其画境诚如司图表圣之所言：“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幽谷，时见美人……乘之愈往，识之愈真。”

试将其具体特征和成就略作分析。

亦工亦意，不刻而隽

此乃于文江人物画最具创意之处。关于亦工亦意（于文江称此法为“小写意”），在理论上古人也曾有过论述。如清人郑绩在其《梦幻居画学简明》中说：“所谓逸者，工意两可也……刻意不太意，工不太工，合成一法，妙在半工半意之间，故名为逸。”虽这么说，但在生宣上作“小写意”，并非没有难度。难点一：生宣反应快，必须一笔到位。难点